

YOU YA YU GAN GA

第|六|届|小|小|说|金|麻|雀|奖|
获奖作家自选集

主 编 杨晓敏 秦俑

YOU YA YU GAN GA

优雅与尴尬

安石榴 / ●

安石榴的生花妙笔，让她的小小说充满了可品咂的意味。

作品的意外结局常常是人物命运的大转折、人物情感的大突变、事件真相的瞬间曝光，或者是情节发展的突然断尾……

河南文艺出版社

主编 杨晓敏 秦俑

第六届小小说金麻雀奖
获奖作家自选集

YOU YA YU GAN GA

优雅与尴尬

安石榴 / ●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优雅与尴尬/安石榴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3.12

(第六届小小说金麻雀奖获奖作家自选集)

ISBN 978-7-80765-979-2

I.①优… II.①安… III.①小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4589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印 张	5.125
字 数	88 000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4.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 录

离离秋草黄	1
索马	5
亲爹	9
连环套	13
他乡非故乡	17
噩梦·与江东六十四屯相关的四个日子	20
洋落儿	24
陌路	27
优雅与尴尬	30
修行	34
大户	38
乡村蒙昧	43

天怒	47
水缙儿	50
打窑	54
红万字会在马家船口	58
赴死	62
樊老西	66
老吴太太的袈裟	70
福贵与迷途的羔羊	75
老窝火	80
瞎祥子	84
城门四开	88
美智子的抉择	92
劫数	96
母亲的故事：小份钱	101
手艺人	106
融冰	109
中第	112
大疤痢孙二宝	116
蚊舞图	120
头发长了，是要剪的	124
吉小米的迷途	128

左膝盖	133
缘非缘	136
风倒木	140
吉之刀	144
三岔口	147
山民	151
野猪皮	155

离离秋草黄

老李三出生在中东铁道线上一个叫陶赖昭的地方，他没有地，啥来钱快他就干啥。比方说，老毛子爱吃牛肉，可是不吃牛下水，老李三那时候还是个十三岁的孩子，天生一副好头脑，他一分钱不花，讨下来整套的下水，拿回家弄干净煮好，卖给中国人。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人打来了，东洋人爱吃鱼，老李三就拿个柳条筐到松花江边帮鱼把头拉网，报酬是尽可量地装一筐鱼，老李三转手把鱼卖给日本人。

老李三日子过得挺滋润，铁道线上来回跑，混得俄语日语溜溜顺，整天不着家。除了找买卖，他还爱交朋友，三教九流，

各行各业,什么人都接触,哪有时间着家呀?没有。老婆带着一个女儿给他守着两间老宅。

有一天,老李三的一个把兄弟王张罗来了,进屋就叫嫂子:“我大哥在哈尔滨上了一批棉鞋,让我回来套车去拉。”这类事情是常有的,或者老李三脱不开身,或者就是为了摆谱,派个把兄弟捎个话、取个钱、套个车啥的,老李三老婆没起半点疑心就放行了。

一个月后,老李三回来了,老婆问:“车呢?货呢?”老李三说:“啥车?啥货?”一对茬儿,才知道让人骗了。返身就去找王张罗。王张罗在新陶赖昭三里地之外的老陶赖昭,给一大户人家看祖坟。果不其然,人去屋空!老李三找到一个知根知底的人,使了点手腕,那人告诉他,王张罗赶着老李三的马车跑远了,奔了卜奎他表大爷家啦。知道卜奎是哪里吗?就是齐齐哈尔,卜奎是它的老名字。如果王张罗真的一头钻进卜奎,老李三就拿他没办法。卜奎是个大地方,藏个小毛贼太容易了。可是,老李三不甘心,又细抠了抠,那个人招架不住彻底说了实话,原来是卜奎边上一个叫三间房的地方。

老李三第二天就上路了。他倒不是特别在意钱财,背信弃义就该受到惩罚。老李三就是这么混世面的,他不做对不起别人的事,也不许别人对不起他。老李三上了火车才发现很怪,车上的每个人都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慌张模样。一个常跑车的

老客，抓着老李三的袖子低声告诉他，发生事变，日本子翻脸了。那天是“九一八”第二天。

一路上，老李三一直生着闷气，心想小日本子还想咋地？占便宜没够啦！逮着软乎土紧挖呀！火车也从未像现在这样走走停停，没个谱。到哈尔滨，满街的青年人在发传单，是黑龙江代理主席马占山的抗日宣言。老李三已经有了主意，他年轻的时候当过几年东北军，在马占山的部队，是机枪手。老李三一落脚齐齐哈尔，直奔马占山的驻军地，重新穿上了灰军装。早把追讨王张罗的事情抛在九天外了。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四日，老李三参加了中国抗击日寇的第一战江桥战役。经过酷烈的鏖战，东北军退出齐齐哈尔，在汤池、三间房、昂昂溪设置三道防线欲再战日寇。老李三正好在三间房防线上。那天，老李三守在阵地上待命。老李三的阵地是一处高岗，埋伏在掩体里可以俯瞰整个三间房。此时，村子里一片静悄悄，家家关门闭户，没有人在街上走动，甚至狗都知趣地闭了嘴。战前总有一段特别松弛的时间，兄弟们在战壕里吸烟闲聊，突然看见一个村民傍着阵地疾走，老李三喝住了他，问：“哪里去？”那人颤声说：“回家。”老李三问：“你家是三间房的？”那人回道：“是。”老李三问：“三个月前，村里可有一个吉林来的人？”那人回答：“王张罗。”老李三嘴一咧笑了：“劳驾你回村告诉他，就说他大哥来了，让他来高岗这儿见我。”那人猫

下腰，连跑带颠地进村子了。

老李三抽完一支烟才起身伏在掩体里盯着村子里的动静，突然一声狗叫，随后，一个全身黑衣的人出现了，顺着一条东西走向的街道飞奔起来，一会儿工夫就跑出了村子。他没有奔高岗来，而是向相反方向奔跑，先把自己跑成一个黑点，然后就消失在一片望不到边的荒草之中了。

老李三叹口气说：“我身家性命都不要了，你跑啥？你不用跑了。”心里又说，如果你是个有良心的，就给你嫂子捎个信儿，别让她惦记着我。

至此，老李三就音信全无了，没有任何消息。后来，老李三的家人接到过一封从黑龙江来的信，谁寄来的？写的啥？外人都不知道，只知道老李三家人坐炕上放大悲声地哭了一场。

几十年之后，老李三的后人专程拜谒过三间房，巧的也是个深秋季节。原来，这个地方正是松嫩平原，辽阔无边。枯草以一种不可想象的茂盛态势连绵扩充，并毫不吝嗇地刻画出秋风的力量，其汹汹之势如亘古洪荒。他们站在荒草里，一时不知所措，慢慢的，心跟随了风在枯草尖儿上狂奔，终于也茫茫然了。

什么都没留下，不可能留下啊。

索马

半夜,胡子进屯子了。举着两三只火把,放了四五枪,掠走一匹马。老鄂头的马,很带劲儿的大青马。那时候,老鄂头听见院门响,伏在窗台上往外看,见几个黑影儿熟门熟路地进了院子,从草棚子里拉出马。老鄂头知道被人算计了。

早晨,老鄂头一出门,几个邻居抱着膀子堵在门口,看见他穿着外出的衣服,膝盖下面绑着防湿的桦树皮裹腿,问他干啥去?老鄂头说,干啥去?你们不是知道我的马被胡子弄走了吗?要我的马去。邻居就急了,你要财不要命了?老鄂头说,抢我的马,可不就是要我命嘛!老鄂头倔倔地往山上走,跑腿子大烟枪从玉米地里冒出来,跟在他屁股后面说,大叔,我告诉你,你可别说出去。你让张大白眼一家祸害了,他们欺负你是个刚搬来的外来户,没儿子,没根底。老鄂头停下脚步,看着大

烟枪。大烟枪说，老张婆子的男人叫张大白眼，上山当胡子好几年了。屯子里谁家新添了什么物件、赚了点钱，都逃不过老张婆子的眼睛。张大白眼隔三岔五就偷摸回来一次，你要不给老张婆子点好处，张大白眼得了信儿就带胡子下山砸了你。老鄂头点点头算是回答，继续往山上走，大烟枪朝他的背影大声说，大叔，你真不要命了吗？他们只吃不吐，你敢要啊，非搭上老命不可。

擦黑，老鄂头牵着他的大青马回屯。人们着实吓了一跳，围上来问话，老鄂头拍拍大青马说，多亏了张大白眼说情，还给我垫了二十块钱，这不是赎回来了嘛。

第二天，老张婆子趿拉着鞋进屋就要老鄂头拿二十块钱。老鄂头说，缓几日吧，现在手里一分钱也没有，等收了庄稼有现钱时。老张婆子本想不依，不过看老鄂头一张冷落的脸，并不怕她的样子，她还真没遇到过，竟不知道怎么办好，讪讪地回家想辙去了。

第三天老张婆子卷土重来，老远就指着老鄂头叫号，老鄂头你这人不懂规矩呀，想赖账吗？我看你是嫌恶命太长了！老鄂头还是那副寡淡的模样，问她，张大白眼啥时候回来？老张婆子一听，翻着白眼说，你问这个干啥？想报官呀！说不定明儿就回来啦，你有种就去报官吧，现在就去！老鄂头说，那倒不会，我是说等张大白眼回来，我把钱还给他吧，毕竟我是从他手

里借的钱。老张婆子不干，跳起脚来闹，左邻右舍出来调停，约定后天交割。

老鄂头一直等着张大白眼现身，好像张大白眼一回家，事情就立马好办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张大白眼这些日子死活不回来。那一天一到，老张婆子呼呼啦啦又来要账。老鄂头这次没客气，他四顾一下，见没有旁人，就指着她的鼻子，咬牙切齿地低声说，你还当真了？你问问张大白眼，他有那本事给我垫钱吗？明告诉你，我的马和张大白眼没关系，我自己要回来的。你马上给我滚！说实在的，老张婆子头一次遇到这种人，她本来不是善茬，打算先作他个三天三夜，再让大白眼带胡子来要他的命。拉开架势开口大骂时，突然看见老鄂头的目光两把刀子般地向她头上劈来，她倏地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拔腿就跑，心里憋了一句话：你自己要回来的？他们咋那么稀罕你呢？你等着，有你好果子吃！

又过了几天，张大白眼终于回家了。老张婆子赶紧把话学给他，张大白眼拍了拍大腿说，老鄂头说的对，的确和咱没关系。你知道吗？他也是个络子！在哪儿干的咱可不知道。这老东西一见大当家的面，抱拳在胸，说了句：马架子遇大风，钻出一条小白龙。就这一嗓子，大当家一头栽下交椅，要让给老鄂头坐。不过，老鄂头倒是没坐，还是站在那儿，直截了当要他的马。大当家说，大哥，这座山头都是你的，别说一匹马了。老

鄂头说,他已经金盆洗手,不干了。领着孩子老婆到这个两眼一抹黑的地方,就是为了重新做人。他别的不要,只要他的马。大当家就把马还给他,还给他一嘟噜袁大头。老鄂头真犟,愣没要钱,牵了他的马走人。老张婆子有点听傻了,问男人,老鄂头叨咕的那套嗑是啥意思?张大白眼说,我哪知道是啥意思?我要是知道了,也能当大当家的了。妈个巴子,我是有气,老东西说他重新做人了,好像我们都不是人似的。

两口子一时无话,然后上炕、钻被窝、吹灯。好久,老张婆子叹了口气,说,可不不是人呗,是鬼!

亲爹

闯关东的山东人里有个爷们儿叫时秀芝，爷们儿叫个女人的名字虽然有点怪，倒也有好处。这话怎么说呢？这得推到1940年夏天。一个十二岁的山东姑娘只身一人来关东城找爹，她叫大嫚，她爹就叫时秀芝。时秀芝闯关东时，大嫚四岁，临分别，爹抱过她贴脸儿，一脸的络腮胡子扎疼了，她哇哇大哭，惹得娘也跟着号啕，因为这，大嫚就记事儿了。家里穷，爹没有留下照片，大嫚不记得爹的模样，可是狠狠记住爹有一脸大胡子。娘告诉过她，你爹，大高个，大脸盘，高鼻梁。大嫚踏上关东之后才知道，大高个、大脸盘、高鼻梁的男人多了去了，都不是爹。倒是时秀芝这三个字更管用，因为姓这个“时”的人少见，男人名“秀芝”的也少见。大嫚一路打听，到了宁安县，找到王记客栈，一开口，呼啦一下围上好几个人，都认识那个叫娘儿们名字

的男人。掌柜听明白了来龙去脉之后笑了：“好呀，这回我能给东家交代了。”来回打量大嫚好几遍，才扪着心说，“我这儿憋屈好几年了，你爹在店里住了两年，专门收山货。头一年房租交得很齐整，出出进进我们也都不把他当外人了，不承想第二年冬天他说进山收皮子去，一去就没回。按说房租这事本不该出岔子，老规矩是先交房租，可你爹说买卖不好，钱紧，过年时一齐交。结果呢，他没影儿了，足足一年的房租也没着落了，”掌柜不由自主地啪啪拍着柜台，“十二块呀！后来东家硬逼着我自掏腰包顶账。哈哈，这回好办了，父债子还，你替你爹还债吧。”说完就把大嫚扣下了。大嫚心想也罢，我给客栈干活顶账吧，一边等着爹回。山东人心实，认账。

没想到掌柜黑心，渐渐知道大嫚娘死了，没有兄弟，族人也散失了，一个没人做主的小苦孩。掌柜打了歪主意，打算把大嫚卖窑子去，赚一笔。

别看大嫚岁数小，有主意，死不同意。最后，一个酿酒的山东人做担保，双方各退半步，这样约定：掌柜派个心腹，其实是他新招的小伙计，陪着大嫚进山找爹，三个月的期限，找到了，连本带利还掌柜，找不到，大嫚就由掌柜处置。

如果熬日子，三个月抵得上三年。可是，在大山里找人，三个月仿佛只有三天的时间。还剩一天就到三个月的期限了，什么眉目也没有。这最后几天小伙计更加不耐烦，天天催大嫚回

转,让她认命。大嫚不肯。最后这天早上,他们到了一个叫湖头的屯子,人说从没有一个叫时秀芝的老客收山货。但有个中年人说:“离这儿八里地有个靠山屯,三户人家,我打猎时去过那里。有个老跑腿好像是你们要找的人。我听人家叫他老石,山东人。”小伙计忙问:“是时候的时,还是石头的石呀,弄准啦。”中年人说:“那可说不准,我又不认字,哪知道是哪个石?”大嫚扭头就走,小伙计一把抓住大嫚,点着她的脑门:“可是到时限了,我可怜你陪你走最后一个屯子,无论如何,咱们今天必须回客栈。”

正晌午时,大嫚他们到了靠山屯,在一户人家的指点下,他们推开了一家院门,看到一个男人正抱着柴火准备进屋。山里平时难得来个生人,男人回身仔细看他们,大嫚愣愣地看住他,突然大叫一声:“爹,我可找到你啦!”一头扑进男人的怀中,说啥也不松手了,哭声把山谷震得嗡嗡响……

一晃过去了二十五年。

靠山屯林场食堂职工时大嫚守在气息奄奄的时秀芝身边,老人在弥留和清醒之间来回往返了三天,最后一口气总也咽不下去。时大嫚看爹实在辛苦,就狠狠心伏在爹耳边:“爹,你放心走吧,你是我亲爹。”听了这话,老人全身蠕动,五官抽搐,挣扎好一会儿,咽了气。

这个身材瘦小枯干的男人没有胡子,从未长过胡子,他是